

追“光”二十年,开花亦是缘

□徐立斌

初识先生,是学生时代语文课本中一篇名为《中国姑娘》的节选。那时不知道作者鲁光先生是我老乡,却因为那篇节选,知道了女排精神。甚至后来每每新闻报道中出现中国女排的身影时,便能想起那篇文章。这是我对先生最初的了解。

后来随着年龄增长,逐渐开始喜欢乡邦文化。一次听到鲁光先生在家乡举办画展的消息,我才得知,原来先生是纯正的永康人,并从那次画展中,对先生画的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对于先生的作品,我斗胆地冠上了“大写意”“乡情浓”“老顽童”“感性人”的标签,甚至问了一些渠道,想收藏一幅先生的作品。奈何刚工作不久,囊中羞涩,未能如愿。

2015年,鲁光先生把平生佳作如数捐赠给家乡,市政府以此开设了鲁光艺术馆。开馆那天,我像个“小粉丝”一样,早早地簇拥在现场。现场人潮拥挤,距离先生大概有七八米开外,见先生精神抖擞,举手投足间尽显文人的气息和画家的洒脱。随着人潮,我仔细观看了艺术馆的展出,第一次对先生的履历有所了解。

尔后至今的数年间,我时常会独自或带着女儿前往鲁光艺术馆,细细品味先生的作品。女儿也从开始的懵懵懂懂,到我说博物馆那边一个老爷爷的展览,她便知道是画牛的那个老爷爷。

也是在2015年偶然的一次机会,我遇到了一本鲁光先生的大写意绘画画册,上面有先生的签赠,当下便毫不犹豫地买了下来。这一发便不可收拾,渐渐地,只要有和先生相关的签赠



中为鲁光,右为徐立斌

书、信札、手稿、珍贵版本的图书、特殊意义的字画等,我都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,尽可能地买下。例如,先生的1973年4月3日送给同事鼎华的一本鲁迅《门外文谈》;又如1986年,先生与著名作家赵丽宏、漫画家法乃光在新安江参加笔会时的一幅合作;又如1987年5月31日先生用右手(后来先生都改为左手)写给武汉体育学院蔡友聪教授的一通四页信札,在先生担任《钓鱼》杂志总编时写的《展望牛年钓事》手稿等等,零零散散收集了数十项,一直放在家中书架,时而拿出品阅。

我来报社的情况,你可能是了解的。说真的,就我本意来说,是不

想过来的。一是担子太沉,怕挑不动,但是,许多的事是不由自己的愿望决定的,党组作了决定,作为一个党员,除了服从,也不好说别的了,不过既然到了报社,就得认真干,出点力,对党组织负责,对群众干部负责。我是竭力而不为。这是我入社前后的心境。这是1985年12月10日鲁光先生写给中国体育报社上海站同事一封信的节选,信中的他没有过多的掩饰和客套,而是如实地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同事。字里行间,无不透出了先生对事业的忠诚和个性的率真。

2020年初,因为疫情,有了更多时间来收集先生的东西。一次,在旧

书网上偶然看到了一本《中国姑娘》,因为封面是牛皮纸所印,与往常所见大为不同,便仔细询问卖家。原来是一本盲文版的《中国姑娘》,且印数极为稀少。经过一番讨价还价,将该书收入囊中。其实,内心来讲,哪怕价格再高,我都已经做好了势在必得的准备。

前日,经过师友推荐,将这些鲁光老师的东西,传阅到了鲁光艺术促进会的几位师兄师姐那边,得他们抬举,说这些东西珍贵,甚至世上无二,特别是那本盲文版的《中国姑娘》更是连鲁光老师本人都前所未见,并希望我能捐赠给鲁光艺术馆永久陈列,言下又怕我不舍得割爱。殊不知,从开始收集这些东西开始,我便希望有一天可以捐赠给鲁光艺术馆,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先生,关注先生的女排精神和俯首甘为孺子牛精神。

今日终于见到先生,受教于先生足下,百感欣喜,将《中国姑娘》这本书递给先生的时候,更是无法用言语表述。

儿时怀揣见到先生的梦,弱冠时仰望,青年时的无心插柳,时至今日的相见,种树开花亦是缘,是最生动贴切的写照了。

先生也早早准备了写给我的一幅墨宝:有心人。

世上无难事,只怕有心人。先生的三个字,既是鼓励,又是鞭策。将这幅字挂在书房、挂在心上、挂在工作中、挂在生活上,时时刻刻提醒自己:天地间是没有难事的。因为所谓的难事,只要有毅力、有决心、有恒心,都能化解。只要有心,万事皆能实现。

铁艺传人卢得洪记

屠爱青

叮叮当当生计忙,
技艺高超名声扬。
祖传几代仍坚守,
件件铁器皆文章。

深秋时节的一个下午,我们几人应邀走访西溪镇丁塘村丁坑自然村铁艺传人卢得洪。村口遇人打听,一村民说沿着进村道路一直往前,听到叮叮当当声拐进便是。

循声来到打铁现场,一个不足十平方米的工棚,搭建在一幢三层楼的边上。个子不高的主人翁,戴着一副老花眼镜,系着一条帆布围裙,一手紧握铁锤,一手拿着铁钳,铁钳上夹着一把发红的菜刀,正叮叮当当一轻一重地锤打着。他就是铁艺传人卢得洪,今年68岁,全家以打铁为生。妻儿两人今天赶集去磐安摆摊卖铁件了,邻近市县都认可我家的家伙好用,生意也不错。这里有点乱,请进里屋吧。老卢一边放下手中的活计,一边带领我们走进他的铁艺展陈室。

哇!满屋的铁艺物件,大件的、小件的,叫得出名的、叫不出名的,足足上百件,有农具系列、刀具系列、杂件系列。这一件件闪着寒光的铁器,在紫红色金丝绒桌布的映衬下,似乎温和了不少。随行的两名90后女同事,不知那把带有小木柄扇形的小刀叫什么。我抢了卢师傅的话,假装得意地告诉她俩,这刀叫“切刀”,是以前母亲为家人制作布鞋用的工

具。叠制好的鞋底,经麻线密密麻麻地来回缝纳后,就要用这种专用刀具把鞋底切修平整。当然对于她们年轻人来说,这些都是陌生的,而对于过来人,睹物思情,面对这些老物件,总能让人感受到那满满的温情与回忆。

在刀具系列的铁件中,卢师傅一向向我们介绍哪一把是宰牛刀,哪一把是剃毛刀。突然,我发现了一把精致的细柄连体小刀,柄长18厘米,刃宽约3厘米,柄尖处还弯有卷钩。

这把是什么刀?我好奇地问卢师傅。这是一把阉猪刀,阉猪师傅的手术刀。卢师傅笑着答道。好残忍。我的心咯噔了一下,眼前立刻浮现出儿时躲在远处,憋住呼吸,看那阉猪的场景,那个高高瘦瘦的阉猪师傅,一脚压在猪仔的头,一边叫母亲用双手按住小猪的四条小腿,侧卧着的小猪仔只能嗷嗷叫,看不清那个狠心的师傅,是怎样用这种凶器将小猪仔的肚子割开,又是怎样从肚子里掏出什么东西来。

正当我沉浸在回忆之时,卢师傅把我从思绪中拉了出来,他指着一排高高的长柄刀,叫我来鉴赏。有红缨枪、大砍刀、关公青龙刀、武松戒刀等,这些古代冷兵器时代的重要武器,卢师傅都能轻松打制出来。

卢师傅指着一把2米多高的大刀说:这把关公青龙刀,是一位外地老



卢得洪正在专注打铁

板定制的。单价1万元,足足用了60多斤生铁铸造而成。只见两边的刀面上,还刻有两条栩栩如生、骁勇无比的青龙;一团火球从青龙嘴里喷吐而出,滚动着远去。

在我们赞不绝口之际,卢师傅拿出了属于他的两件宝贝:一件是2016年市政府颁发的“匠人新秀”奖杯,另一件是2019年市文广旅体局颁发的“打铁技艺”非遗传承人证书。随后,卢师傅娓娓道起了家史。

卢家世代以打铁为业,传到祖父卢金朝一代,上下三处,无人不知,邻近四县,声名鹊起。其父亲卢大汉,十

三从艺,十四掌门,十六成名。抗战期间,缙云壶镇一带有抗战军车,车梁被日寇炸断。在卢大汉的泰兴铁铺,卢大汉命徒弟架起两只熔炉,由他亲手掌炉执锤,几锤锻打,熔接而就,军中无不啧啧称道。解放以后,父亲参加全省技艺大比拼,艺压群雄,勇夺桂冠。如今卢得洪与其二子,继续业承前辈,匠心不改。

待上级相关部门对我卢氏技能大师工作室审定获批后,我们的作坊将会有所着落吧。卢师傅满怀期待地微笑道。